

大地之上,人人心里都有一个老家。老家是老树的根须,几乎牵扯着人在尘世行走一辈子的脚步。

在我心里,老家有时是模糊的事物,它是井水深蓝的一眼老井,是风吹乡邻颤抖的身影,是那些等着我归去的树,还有隐入天幕的一缕尘烟。

来自老家更多的记忆,是那些血管一样延伸的山路小径,在它们的深处,有着亲人踏过的足迹。

我降临在老家的那片土地上,是世代代生命链条的衔接,其中哪怕是断了一个链条,我的生命将不是我。

焊接我生命链条的,当然有我的奶奶,她生下了我爸,尔后,我爸张开双手,迎接我到人间来做了他的儿子。

奶奶已经驾鹤西去,有时她也返回来,跟我说话,不过是在梦中。

13年前的春天,奶奶刚迈入90岁的门槛,死神就不客气地逮住她在人间蹒跚的脚步,猛喝一声:停!这一声猛喝,让我们全家顿时懵了。

回头看看奶奶来到城里的情形。

在奶奶84岁那年秋天,雾气腾腾中老家的房子,在爆破声中消失了。老家附近修一个工程,奶奶的老房子也拆迁了。伴奶奶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房子没了,奶奶趴在一棵皂荚树上,双腿颤动,在奶奶心里,那是连根拔起的深深痛楚。

奶奶还是不愿意进城来居住,唠叨着要在乡下亲戚家同住。有天,爸搂抱住奶奶,几乎是带着哭腔:“妈,您就来跟我们住吧,好多人说我对您不孝啊。”奶奶愣了楞,她终于点了点那高贵的白花花的小脑袋。

奶奶进城以后,一切还是按照山里的节奏生活,她在阳台上望太阳的方向算计着时间,天黑就睡,天不亮就起床,吃饭时就夹一种菜,打雷时就习惯性地冲出门说要去抢晾晒的粮食,等明白过来以后自己傻傻地笑。有时晚上,我爸带着她去逛大街,奶奶到处找电源开关,她看见满大街明晃晃的灯光叹息说多可惜啊,说用不了这么多灯点着浪费了,要去关掉。

马路上,苍翠绿树中的麻雀叽叽喳喳

云雾深处有老家

□李晓



云雾深处 郝良 摄

叫成一片,奶奶停下脚步,拍打着双手使劲踩着脚叫出声:“嚯,嚯,嚯!”那是奶奶在吆喝驱赶着麻雀,在乡下成了习惯,奶奶担心麻雀去偷吃粮食。楼下小区花园里有藤藤蔓蔓了,奶奶就找我妈要镰刀要去割掉。

我爸还算是一个孝子,他陪着奶奶逛街,和奶奶在屋里不厌其烦地摆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。只有老家那些事,才能够激发起奶奶的兴趣,擦亮她思维的集成电路。

从前村子里的老乡,已陆陆续续来到了城里居住。奶奶在家里坐不住,整天就嚷着去见见那些老乡。我爸其实和奶奶一样,对老乡们一直很友善地对待。

奶奶进城以后,还喜欢在大清早去菜市场,看那些乡下人担进城的新鲜蔬菜,有时,菜叶上还挂着露水、覆着霜。奶奶总要蹲下身去摸一摸,用手指沾露水吃。奶奶常蹲守在马路边,偶尔碰见一个进城老乡,大老远就叫开:“朱老三……刘大毛……你给我站住!”正理头走路的人闻声后如惊慌蚂蚱,然后跌跌撞撞跑过来。奶奶和老乡们哆哆嗦嗦地拉住手不愿意松开,有时还搂抱在一起。后来,我爸也常这样陪着奶奶,去马路边、巷子里、楼群中、车站码头找那些进城的老乡,他们的目光,就像发布寻人启事的人眼中隐含着梦幻般的焦灼目光。

奶奶和我爸在城里寻找的目光嗷嗷待哺,是要一点一点填补心里的那个窟窿。一旦找到那些熟悉的老乡,就要请回家来吃上一顿饭,我妈在油烟滚滚的厨房里忙碌着做饭。爸说,只要奶奶高兴,他愿意这样做。妈对我说,我同你奶奶一样,请老家的人吃饭,心里高兴。

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多,一些老乡觉得麻烦了我们家,就常谢绝来我家吃饭了。奶奶的身子骨似乎也在一夜之间就垮了下来,懒得出门了,眼皮耷拉,眼神无力,差不多每天都是同爸妈在家里坐着,常常是默默无言。

奶奶86岁那年的一天,她推醒屋子里坐在沙发上睡着的我爸喊出声:“龙大才!”我爸迷迷糊糊醒来,嘟囔着问:“妈,你喊我啥?”奶奶再次喊:“龙大才。”龙大才是我们老家村子里当年的一个生产队长。

我爸的心,猛地抽搐了一下。奶奶那些日子很是反常,她嘴里常常喃喃有词却听不清到底在说些啥。奶奶幽蓝的眼瞳中泛出浑浊的光,她望人长时间不转眼,沉沉目光如把人要整个吸进去。奶奶吃饭时,常常忘了咀嚼就直接吞咽了,有次把她呛得咳嗽起来,猛烈地咳嗽如把瘦巴巴的胸腔咳破了似的满嘴漏风,嘴里吐出来的全是没嚼碎的食物。

我爸喊来车,把奶奶带到医院检查,医生告诉我爸,老人家严重脑萎缩,患的是阿尔茨海默症,通俗点说就是老年痴呆。我爸惊讶地问,这个病有啥后遗症?医生说,患者记忆缺失,严重的生活不能自理。

我爸按照医嘱给奶奶服用药物,奶奶气愤地把药从嘴里吐出来,骂出声:“王天寿,你要把我毒死啊!”奶奶把我爸认作王天寿了,王天寿是奶奶憎恨的一个老家人,是当年大队会计,他克扣过奶奶分的粮食。

有一天,我爸在屋子里黯然垂泪,自己的娘认不得儿子了,他内心受着煎熬。奶

奶摩摩挲挲着从怀里掏出手帕,走到我爸面前给他擦泪。我爸哭了,一把抓住奶奶:“妈!”奶奶混沌之中的记忆被擦亮,她叫出了我爸的乳名:“发娃,发娃。”

但奶奶那样的清醒时刻,大多只是回光返照的一瞬。

奶奶在88岁那年,大小便拉在床铺上了。我爸我妈每天要换洗好几次,我奶奶瞪着眼睛,目光里是恐惧,也有恨意。更多时候,奶奶如一条躺在沙滩上的鱼,疲惫无力地躺着不动。

我爸陷入了苦闷。有天,一个老家的乡邻给爸妈家送新鲜的土藕来,我奶奶起床,一下就叫出了那人的名字,我爸欣喜不已。

来我家的乡邻,我奶奶差不多都认出来了,还同他们断断续续的聊上几句,这让我爸更犯迷糊了。乡邻说,老人家一直在乡里生犯迷糊。奶奶的记忆力在那里。

我爸又喊我堂弟开车,把奶奶带回家去看看。老家的好多房子都拆迁了,我爸搀扶着奶奶,奶奶迷蒙的目光突然如被闪电擦亮,她的目光顺着老家山冈田野滑过,她一一叫出了那些根植在心的地名:歪梯子、白杨湾、马鞍桥、千口山、大屋堡、罗家坳……

我爸激动得满眼是泪。

奶奶坐在山梁的石头上说,我不回去了,不回去了。

奶奶回了城,晚上时,嘴里还在叽叽咕咕老家那些地名。

我爸从此常坐奶奶床前,默默陪伴着奶奶,母子俩的世界,不能交融了,但母子俩的血流之声,还响在一起。我爸说,每天只要看到奶奶躺在那里,虽不说话,但心里也塌实一些。只要奶奶还在,我爸就还是一个孩子,老奶奶的老孩子。

奶奶90岁生日那天,几个老乡亲来了爸妈家。奶奶起床,和我们一起吃饭,她自己夹菜,还给老乡们的碗里哆嗦着夹菜。

奶奶生日过后第8天,还没等到送她去医院,她的生命之灯,就在家里的床铺上悄悄熄灭了。老奶奶临终前,把一个灰布口袋抖抖撒撒拿出来交给了我爸。

等我把我奶奶安葬在老家土地里,回来打开那个口袋,里面是裹了又裹的钱,从百元钞票到一元两元,慢慢清理,一共是1239元,那是老奶奶留下的遗产,这点钱,有的从钞票上看得出来,还是她从乡下带来的,奶奶去乡场上卖核桃、卖鸡蛋、卖高粱换来的钱,她都攒着。奶奶执意不来城里居住,也是想少给后人人们添麻烦。

奶奶去世后,有个乡邻对我爸说,如果老奶奶一直在乡里住,看老人家的身体,不会痴呆,也能够活到100岁。那是村里刘瞎子当年给奶奶算命的寿年。

我爸缓缓起身说,这么说,是我孝顺我妈啊。乡邻连说,不是那意思,不是那意思。

我爸后来问我,你奶奶要是不进城,真能活上100岁?我摇摇头说,我也不知道。

地下的奶奶,能不能给我们在雾中飘来一声回音。

地下的奶奶,您是不是一直隐藏在老家的云雾深处。

芦花秋如雪

□孙丽丽

秋雁惊飞,把芦花叫白了,芦花漫天开,开的是如雪般的寂寞。不由想起一句诗,“客路向南何处是,芦花千里雪漫漫。”

“芦花没有什么看头。”清少纳言这样写过。

芦花是大自然开得最迟的野花,洁白如霜,似花非花,似雾非雾,平淡无奇,茫茫一片,成了芦花之洲。“潇湘一片芦花秋,雪浪银涛无尽头”。秋雁从芦花丛中飞出,直冲云端,在明净高远的天空,伸展着华美的姿态,影子落在地上,又被寂静的芦花托起。离别愁绪在芦花无力的摇曳之中,远去的泣鸣是带走的乡愁。

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,雁过长空,影沉水寒,芦花两岸雪,江水一天秋。

记忆里,环绕我家的是一条如带的小河,似乎有水的地方,芦苇不请自来。小时,我喜欢在薄雾似纱的晨雾中,踩着露水,在苇丛中拣拾鸭蛋,风拂过,芦苇发出沙沙的声响。那时我还常常钻进苇丛中,在水里放一罐头瓶,瓶内有馒头屑,瓶口用塑料纸蒙上,留一小洞,用细绳拴住瓶子系在苇竿上,然后坐下来读书,等贪吃的小鱼钻进瓶内。那时不知诗经里的“蒹葭”,就是家门口的芦苇,更不懂诗间蕴有绵绵惆怅与凄婉,只觉得秋水含烟中,头顶大雁的叫声,有些苍凉。

芦花絮可作填枕之物,父亲讲从前人穷还用芦花做过棉衣。后读到《孝子传》:闵子骞幼时,为后母所苦,冬月以芦花衣之以代絮。其父后知之,欲出后母。子骞跪曰“母在一子单,母去三子寒。”父遂止。古时“芦衣”曾作为孝子的标志。

晚秋时节,父亲会让我们采下芦花编草鞋,苇竿织箔,芦花似开未开时最好,结实又柔软。隆冬,空气也似乎被冻结起来,脚下却温暖如春,芦花草鞋穿穿脱脱间,一个冬天便不知不觉过去了。后来,我远离了故乡的芦花,岁月如水,父亲在长长短短的日子中渐渐老去,满头乌发已漂成如霜的银丝,远远望去,如秋风中的芦花。

芦花,开亦清静,去亦清静。有诗云:“夹岸复连沙,枝枝摇浪花。月照浑似雪,无处认渔家”。

芦花在风中摇动着,飘洒、从容、坚韧、顽强,它从不取悦于人,也不凋零萎谢。在寒风中依然挺立在荒野上。芦花的天性与世无争,我们做人也想像芦花一样朴实无华,随意从容,开心过好每一天,以一颗淳朴之心面对生活。